



走过青春



● 富贵长久



● 兔年有余



● 春节快乐



● 生肖兔

作者系北京知青王俊林

插队时的镢斧

李淑荣

金色的阳光照耀着大地，它温暖了万物，扫去了人们心中的阴郁。

那天，我们一行知青拿上绳子、斧子或镢斧来到沟后坡地上的小树林里砍柴。到了目的地，大家分头作业，不一会儿就挥汗如雨。

我使用的是镢斧。领工具时，我就很喜欢且看重了它。觉得它有两点好处。其一：镢斧比一般砍斧重些，重力加速度，稳准很快。其二：镢斧有两种用途，可以一边砍柴一边刨柴，使用起来随心所欲。秀用的是一把砍斧，遇到需要连刨带砍的柴就费些力气。尤其是遇到藤条，只有镢斧极其好用。

那次，我们去砍柴的地方藤条比较多。秀向藤条进攻的时候，尽管她费尽力气，可依然砍不断藤条。而我顺势踩倒藤条，用镢斧使劲一砍，藤条就断了。没几下，就砍了一堆柴。秀见我的镢斧如此好用，便向我借斧。我说了一句“接住”便将镢斧扔向站在我下方的她。谁知厚厚的枯叶成了镢斧的天然滑梯，还没等秀反应过来，镢斧“嗖”一声掉到多年雨水冲刷形成的深洞里。我跑到洞前俯首，洞深无底，只好放弃。只好在别人捆柴间隙，赶紧借斧再砍一些。

随后，我将柴捆好，选一根平整的柴

棍，将棍插到柴捆里。然后一个猛力把柴竖起，半蹲着背柴起身，跟着队伍离去。

我一步一回头，可不得不放弃我那心爱的镢斧。

我想这样也好，镢斧一路陪我劳作，正好让它在没有主人的世界中，把疲惫的身体调理调理。

过了几个月，天气渐渐暖了起来。我和大家商议，去队里借一下盘绳，把那失落了的镢斧找回。

知青朝队里借来了盘绳挎在右肩，我们一行知青由山岗向丢失镢斧的地方走去。来到失落镢斧的深洞旁，大家面面相觑。我说：“斧是我掉下去的，我下吧。”话罢，我把绳子的一端系在腰里，另一端让大家系在树上。准备工作就绪，我告诉大家：“听我的口令，我说停再停。”众知青在上面一段一段放着绳子，我就像猴子一样顺着深洞一步步地滑下。我们相互配合着。到了洞的中部，华不知绳子放了多少圈，变了音恐惧地向下喊着：“咋还没到底啊！”我赶忙说：“快了，快了。”不一会儿，我到了洞底，镢斧进入我的眼帘。它就像一位贪睡的青年，安详地躺在那里。我赶紧拿起镢斧，就像久别的朋友，显得那样

亲切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冲洞口高喊：“镢斧找到，可以拉绳！”我借助大家拔河式的力量，以灵巧的身体，用镢斧勾着洞体，不一会儿就上升了七八米。就在我借用镢斧继续引体向上时，突然，洞口的浮土劈头盖脸地呼啸而来。我大呼：“停……停……”上面没了动静。我抖抖身上的浮土，定了定神，向上喊：“慢点，拉吧！”大家又活跃起来。我终于安全到达洞口。这时，有一位知青拉着我的手，我把镢斧顺势向前一送，身体一跃，便回到同甘共苦的队伍里。

镢斧的回归，大家欢欣鼓舞，共庆胜利。

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，可镢斧失而复得的事情好像发生在昨天，依旧历历在目，记忆犹新。但每当想起此事，我都有些后怕。怕的是万一洞里要有蛇洞或灰鼠，我会怎样？万一洞口的松土大量塌方，我又会遇到怎样的危险？难怪华当时和我对话时都变了声。或许当时，她在担心我发生不测。真是那样，也许我会留下残疾，也许我会成为客死他乡的孤魂。但当时，我却不知自己怎么有那么大的胆量和勇气。

后来，这把不寻常的镢斧一直陪伴着我，直至插队生活结束。

派饭

徐永群

1970年，我在延安城参加了几天会，又被分到宣讲小组到基层宣讲。

我们一行步行来到石窑村。我仔细打量一番这个村庄，处于川面，交通方便，还拉起了电线，比我插队的山沟里强多了。在大队部宣讲结束后，已临近中午，我们也已饥肠辘辘。队长告知我们已派好饭，过会儿就会有乡亲请我们到他家吃饭。

我的几位同伴纷纷被乡亲们请走了，大队部只剩下我一人了。

“好饭不怕晚。”我安慰自己。

忽然，门口传来狗吠声。一位穿着一件满是补丁衣服的小姑娘出现在我面前。

“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！到我家去吃饭吧！”她小脸通红，额上还渗着汗珠。

小姑娘家只有3孔土窑洞，连个院落都没有，窑内漆黑一团。小姑娘告诉我停电了。我适应了一会儿，终于看清了大家。

小姑娘的妈妈揭开大锅的锅盖。只见锅中只放着一碗黄米饭，锅里还有许多土豆。菜锅里是大烩菜，有土豆，还有豆角，没有一点油腥。开饭的时候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小姑娘的妈妈把那碗黄米饭放到我的跟前。

开饭了，大人孩子都开始吃饭。孩子们的眼睛贪婪地望着我跟前的黄米饭。我才发现我的伙食跟大家的不一样，我受到了特殊关照。

我推开了那碗黄米饭，拿过盘中的干粮啃了一口。觉得真硬啊！简直咽不下

去。因为馒头里面加了糠。

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吃糠。

见我咀嚼困难，主人还是再三让我吃那碗米饭。这里有老人，有孩子，我能独享吗？我把饭分给了他们，自己坚持吃糠馍。老乡们无可奈何，只好剥开了煮土豆，告诉我将土豆混在糠馍里才能吃进去。

在老家吃完饭，看到他们将刷锅水都端去喂家里的狗了。那条狗也饿得皮包骨头，主人几次要杀，都被孩子们苦苦哀求，才留了下来。

那一顿饭，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。那天，当我迈着沉甸甸的步子离开石窑村的时候，心想：“陕北广种薄收，靠天吃饭，老乡们的苦日子何时能到头啊！”

农村回忆录

崔济英

得多的大队会计陪着笑脸。

化肥分下来了。小队队长脸色凝重，眼睛在我们脸上扫来扫去。慢慢对我们说：“你们要仔细用，一定要撒在玉米根子上，莫乱撒，不要浪费。”给庄稼施肥的都是小队的女劳力和男弱劳力，包括我们知青，队里的壮劳力沾不上这种轻活儿的边。队长从化肥袋子里依次给大家用他的小盆挖出化肥，再倒进我们自己带的小盆里。大家都没见过化肥，都在低头仔细看着那盆里乳白色、亮晶晶的小颗粒。我和大家一样，也是平生第一次见到化肥。分到化肥后，大家开始走进玉米地，小心翼翼地给每棵玉米的根部撒化肥。

队里种的玉米不多，高过人头，正在抽穗的老玉米的叶子划在人胳膊上、脸上，生疼。大家弯着腰，贴着每棵玉米根周围撒，生怕撒得远了化肥就会浪费。那天施肥的时间不短，因为进度很慢。

有时，黄土塬上的日子就如同给玉米施肥，非常缓慢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队里可能知道我们不会离开了，他们开始正式为我们居家过日子规划了，他们给我们分了一块自留地，也让我们住进砖窑。当时，政府给每个知青两百元的安家费，不过被当时缺钱的小队挪用了。为此，我们一直住在老家，和小队长住一个院子。不过后来队里还是给我们盖了新窑洞。小队里的社员，除了住瓦房、草房之外，有的还在黄土坡上自己挖窑洞住，只有极少数人住的是砖窑洞。陕北的黄土比较特殊，坡上挖成的窑洞也不会塌，有的还用木头柱子顶着窑洞顶，更加保险。

砖窑除了和土窑洞一样冬暖夏凉，里面也更加宽敞。队里专门派人到我们新窑洞前挖了一间小厕所。厕所并没有下水道，只是在地下埋了一口水缸，作为收集粪便的“池子”。

买猪只能去公社的集上买，虽然县里的集上也有，但县城距我们村四十里地，猪就是买了也赶不回来。

插队之前，我从来没有见过集市，更别说陕北黄土塬上的集市了。

我们公社只有一个集市，集市设在公社所在地。公社有条不宽的街道，两边有几家农资、百货集一身的小商店，还有一家肉铺和一家小饭馆。原来不知道人民公社里面办公的都是拿国家工资的人。公社所在地形成的街道不宽，商店也不多，估计拿薪水的人有限。到了赶集的日子，公社所辖的各村村民把自家产的东西装好，挑着担子，推着小车，卖猪的赶着猪到集上去。其中也有村里各小队派的人。他们赶着马车为队里销售集体的产品，像西瓜、苹果、青菜等。赶集的日子里，街道两边早早摆满了东西，其自然形成的长度远远超过了公社的那条不宽的街道。集上也有马、驴、骡、牛等大牲口的交易，不过牲口交易市场远离街道。除此之外还有猪市，猪市与大牲口市场分开，在街道附近的一片不大的空场地上。

光顾牲口市场的人都是为自己所在的生产队来的。那时候，个人无法拥有那么多钱为自己买大骡子、大马。他们都是几个人同来，可以相互参谋，一个人最后做主。这些人都是生产队的老手，看大牲口很准。不过他们往往一言不发，只是先看，打量好了哪个就凑过去，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伸手抓住大牲口的嘴，再用力掰开，十分干练。这是看大牲口的年岁，俗称看牙口。根据牙齿的磨损程度判断它们的实际年龄，买的人根本不听卖主报出的年龄。看着那些大牲口，尤其是不安分的马和驴，可真叫人为他们捏一把汗。真不知道这些大牲口什么时候会咬掉他们的手指，因为这些家伙的牙齿都很大，而且很长。可我观察了很久，并没有发生过牲口咬人的事情。

在大牲口市场，你会分清楚什么是骡子，什么是马骡，什么是驴骡。过去上小学、中学的时候，你绝对不知道，也没人告诉你，你也没有必要知道。但农村不一样，你就是不学，也有人告诉你。